



安徽博物院『百年美术经典』系列展

艺游心曲

孙多慈艺术展

安徽博物院
编

安徽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艺游心曲

孙多慈艺术展

安徽博物院『百年美术经典』系列展

安徽博物院 编

安徽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葉紅於二月花

己亥夏日
孫多慈
以遣
長畫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艺游心曲：孙多慈艺术展 / 安徽博物院编. —合肥：
安徽美术出版社，2014.4
ISBN 978-7-5398-4919-5

I. ①艺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绘画—作品综合集—中
国—现代 IV. ①J221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6376号

艺游心曲——孙多慈艺术展

YIYOUXINQU SUN DUOCI YISHUZHAN

安徽博物院 编

出 版 人：武忠平

责任编辑：黄 奇

责任校对：司开江

责任印制：徐海燕

出版发行：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美术出版社 (<http://www.ahmscbs.com>)

地 址：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

传媒广场14F 邮编：230071

营 销 部：0551-63533604 (省内)

0551-63533607 (省外)

印 制：

开 本：889mm×1194mm 1/16 印 张：9.5

版 次：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98-4919-5

定 价：18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社法律顾问：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

安徽博物院“百年美术经典”系列展委员会

主 任：朱良剑

副 主 任：吴祎明 李晓东 邵海卫 黄秀英 邓 峰 李治益

委 员：牛 阵 许 松 王一婷 方 林 张秋莲 徐大珍

刘文扬 董 松 孙奇志

《艺游心曲——孙多慈艺术展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袁 华

副 主 任：周明洁

主 编：朱良剑 李既鸣

副 主 编：邓 峰 李治益

编 委：许 松 王一婷 方 林 张秋莲 徐大珍

刘文扬 董 松

执行主编：董 松 卞 坚

编 辑：张文蕊 王璐璐 李 宁

装帧设计：张文蕊

展览项目组

总 策 划：朱良剑

展览总监：李治益 李既鸣

项目负责：董 松 刘文扬

文案设计：王璐璐 孟 倩

展厅设计：李婉青 吕欣静

展品保障：卞 坚 王梦迪 闫启鑫

行政协调：许 松 时云峰 沈 艳

教育宣传：王一婷 张秋莲

* 本书著作权及著作财产权属作者所有，欲利用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需书面征求
著作人及著作财产权人同意或授权。

目 录

	前言
	序 朱良剑
2	记画家孙多慈女士 苏雪林
6	近乡情——孙传瑗、孙多慈艺游心曲 李既鸣
14	安庆孙氏父女——孙传瑗、孙多慈的艺事轶事 张健初
20	油画
42	素描
64	书法
76	水墨
122	附录
	孙多慈年表
	慈儿为吾画像记 孙传瑗
	孙多慈描集 宗白华
	述学 孙多慈

前言

孙多慈（1913—1975），出生于安徽安庆，祖籍寿县，1931年进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，1935年中央大学毕业，同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《孙多慈描集》。大学毕业初时，孙多慈曾任教于安徽省立安庆女子高级、初级中学，在安徽省立安庆初级中学担任艺术教员。抗日战争初期，她短期任教于广西省中等学校，担任暑期讲习班风景静物讲师，后因战乱避难于浙江丽水，任教于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级、高级中学及师范学校，担任图画教员。1948年抗战胜利，她返回浙江杭州，任教于浙江省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（杭州艺专）。1949年随家人迁居台湾后，她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（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）任教，直到1971年退休。1963年孙多慈应当时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先生之邀，筹组阳明山华冈的中国文化学院美术系，出任筹备期间暨第一届之系主任。

孙多慈在南京中央大学受业于恩师徐悲鸿，追求“引西润中”写实的表现，奠定了她稳固的绘画基础，虽是专攻西洋油画，但长期享誉于其精致细腻之素描。除炭笔（硬笔）人像之外，还尝试以毛笔水墨创作人像素描，而其油彩风景写生作品则代表了她向大自然取材的师承。1935年孙多慈计划申请公费赴法留学，业师徐悲鸿出面，央请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作序，由中华书局舒新城协助，为甫出校门的孙多慈出版了一本玻璃版精印之《孙多慈描集》，描集之出版诚为震惊当时艺坛之创举。

在校学习虽着重于西洋油画，孙多慈课余仍钟情文学，对古文诗词和书画多所涉猎，“盖广泛神秘之造物，乃无尽藏之画材，足资撷取；取而纳诸玄思妙想之中，熔冶之以成艺，夫而后博大精深，游行自在”……余暇跟随余绍宋(樾园)先生(1882—1949)习山水，力行恩师“尊崇自然，以造物为师”的理论，将传统西画的色彩和传统书画的笔势结合，作品有另一种不同凡俗的优雅气质，呈现了水彩的润泽和水墨线条的苍劲。

1949年孙多慈从大陆迁居台湾之后，任教于“台湾省立师范学院”(后改为“台湾师范大学”)，廿余年间，孙氏携带作品赴国外展览，发表专题演讲进行文化交流，并现场挥毫。是以20世纪60年代之后，孙多慈逐渐改用毛笔水墨创作。

孙多慈锲而不舍，终身以追求艺术的真理为志向，她半生贡献其艺术生命于教育界，在学院教育上展现了她奉献艺术之情怀，虽历经战乱，辗转流离，对艺术“勇猛精进”所投注之热情却未曾削减。孙氏推动艺术教育，亦热心国际文化交流，两度获得美国国务院富尔布莱特奖金(Fulbright Grant)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讲学，并数度携带现代中国水墨作品赴各国展览、演讲，致力于推广中华文化并参与国际交流，发挥了她艺术教育无形的影响力，且成就了她艺术生命的本质。

序

孙多慈（1913—1975）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女画家，民国美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在画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她出身于名门，慧质兰心，聪颖非常，自幼即表现出对绘画的过人天赋，且一生对艺术追求矢志不渝。

孙多慈祖籍安徽寿县，寿县孙家可谓书香门第、名门望族。宗族先人，她的叔祖孙家鼐是咸丰年间状元；而辛亥革命后的安徽都督孙毓筠也是这个家族中的杰出代表。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博学多识，国学根基深厚，尤擅诗词古文，是早期同盟会会员。孙传瑗从事教职，因革命活动，1905年前后来到了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，曾在安徽省立安庆第一中学任教，之后短期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，既是革命政治家，又是省内知名教育工作者。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孙多慈日后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31年，18岁的孙多慈以满分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，成为一代绘画大师徐悲鸿的学生。很快她的才华让其师赞叹不已，徐悲鸿在为她所作的肖像画上题签：“慈学画三月，智慧绝伦，敏妙之才，吾所罕见……”

四年学习期间，孙多慈深得老师徐悲鸿的关爱、指导，其绘画水平更是与日俱增。1935年，孙多慈大学毕业之年，即出版了个人画集《孙多慈描集》，引发民众关注。美学大师宗白华为其书作序，并在序中给予她极高的评价：“孙多慈女士天资敏悟，

好学不倦，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。所以落笔有韵，取象不惑；好像前生与造化有约，一经晤面，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，不惟观察精确，更能表现有味。”我们此次画展所选的油画《自画像》即是她 1935 年前后所作，当时亦收入她的个人画集《孙多慈描集》，是她早期油画的代表作。

1935 年，毕业后的孙多慈回安徽，任教于安徽省立安庆初中（即是当年其父孙传瑗任教之安庆一中），成为一名中学美术教师。孙多慈借用了学校的三间教室，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，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。解放后安徽省博物馆的首任馆长李则刚先生，曾是孙多慈中学时期的国文老师，当年就参观了这个展览，并写下了一篇《参观孙多慈君画展》的文章，他在文章中这样评价道：“孙君的作品，静态的抒写，具穆肃壮丽之长，动态的描绘，擅深纯温雅之美，于布局敷色之外，尤具有一种夺人情志的天才。”继而说：“在安庆这个地方，有这样一个艺术的展览，固然是一个破天荒：其给予安庆社会一种新的刺激和兴奋。”

抗战初期，孙多慈避居浙南深山中的丽水县，工作于碧湖联高。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，她仍然创作了一系列的素描作品，“保育院系列”作品就是她这一时期所作。1938 年，“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”在浙江丽水县碧湖镇成立，孙多慈

的同乡好友李家应担任院长，那时的孙多慈常以保育院的孩子们为写生对象，如素描《慧如同学》即见题款“写慧如同学于碧湖联高”。这次展出的素描如《李家应院长》《睡眠小童》《男童》《灯下缝补》《卷发女孩》《绍梅》《失地上的孩子》等，都是这个系列的作品。抗日战争中期，孙多慈经好友介绍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结为连理。或许是因为战争困难时期的条件所限，此时油画已不多作，但这些写实性极强的素描作品依旧可见她深厚的绘画功力。黑与白的简单色调，却能表现世界的千姿百态；朴素线条勾勒出的人和物，却依稀可见作者丰富饱满的情感。这些素描作品既是无价的艺术品，更是反映抗战时期民族大爱的难得史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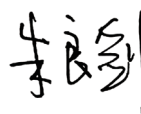
1949年，孙多慈随家人迁居台湾后，任教于“台湾省立师范学院”（即今天的“台湾师范大学”），长期从事美术教学工作，亦游学欧美，绘画水平愈趋成熟。这次展览所选的这一时期作品较多，代表着孙女士艺术成就的高峰。

孙多慈是安徽走出的民国知名女画家，为了让家乡人民进一步了解她的非凡艺术成就，此次在安徽博物院和孙多慈的外孙女李既鸣教授的共同努力下，精选其油画、素描、水墨、书法及照片文献等，共计百件作品。这些都是她艺术创作生涯的最精华部分，也是她毕生奉献艺术之心血的最完整展现。我们想借此展来纪念这位民国

以来即富盛名，作品却少为人知的艺术才女，让更多的人来感知她的才华横溢，认知她在艺术上的孜孜不倦。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：“艺海之广博浩瀚，诚无涯际；苟吾心神向往，意志坚定，纵有惊涛骇浪、桅折舟覆之危，亦有和风荡漾、鱼跃鸢飞之乐。果欲决心登彼岸者，终不当视为畏途，而自辍其志也。”

是为序。

安徽博物院院长



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





记画家孙多慈女士

苏雪林

我并不是画家，自来台湾，却交结了许多画家朋友，孙多慈女士也是其中之一。我与多慈虽十余年前便已闻名，建立友谊则是最近一两年内的事。现在请谈谈我和多慈相识的始末。我的文字虽无价值，多慈之画则将来必传，那么这篇小文或可成为将来艺坛上的韵事，我又何乐不为呢？

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毕业的。民国十九年，到安大教书，又回到安庆，母校此时已改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了。常听朋友们谈起：母校出了一个聪明学生孙多慈，国文根底甚深，善于写作，尤擅长绘画，所有教师都刮目相看，认为前途远大，不可限量。安庆本来是个斗大的江城，风气褊陋，科举余毒之中于人心者尚深，学校里偶然出了个成绩优越的学生，全城便歆慕欲狂，揄扬不已。想起过去在母校时期的自己，也会被人捧凤凰似的捧了几年，这只足以看出安庆人的眼界太低，并非自己真有什么了不起。今日安庆知识界之捧孙多慈，想亦不过尔尔，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将这些话放在心上。

民国二十五年夏，我和几个老同学避暑黄山，听说孙多慈女士正由其尊翁陪伴着在黄山写生——那时她正肄业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，将毕业了——游历黄山的同乡颇多，见了面总要提起她，好像整座黄山都响彻了“孙多慈”三个字。我奇怪这个青年画家何以竟这样的声名藉藉，也许她真有点什么，很想识荆一下。一日和那几个朋友到了狮子林——她的寄寓外，开始同她见了面。她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很不

错：一个青年女学生，二十左右的年纪。白皙细嫩的脸庞，漆黑的双瞳，童式的短发，穿一身工装衣裤，秀美温文，笑时尤甜蜜可爱。我同她似有夙缘，一见便很欢喜，觉得自己若有这样个妹妹，那应该是多么的好！房间里满列着她黄山写生的成绩，都是油画，桌上堆着的只是几张未成的国画山水。我也曾去法国学过画，但只学到炭画半身人像为止，油画半笔也没画过，所以对于油画不敢批评。多慈那时的国画是她老师徐悲鸿一路，我对悲鸿颇有成见，以为不值得学；并且觉得西画国画截然两道，兼擅二者殆不可能，多慈既是学西画的，专精这一门得了，又何必贪多务博来学什么国画，因之对于她所作的国画也未甚措意。我当时只觉得这青年画家气魄不小，黄山的雄奇幽丽，甲于中国，也是宇内罕见的美景，多少画家诗人到此都要搁笔，而她居然敢把这一座名山的秀色，一一摄于尺幅之内。我避暑黄山月余，所居系在一个陷于深谷之中的庙宇，名字现已不忆，好像是什么掷钵庵吧，地幽势静自是幽静，可惜没法看到云海。到黄山而不看云海，那是多么的煞风景！多慈有一张大油画是写狮子林所见云海之景的，一层层的银涛雪浪，翻腾于三十六峰之间，气势浩瀚至极，景色也变幻至极。后来我写了一篇历史小说，其中曾谈到黄山的云海，多慈这幅画多少曾给我以灵感。

民国三十八年，我自大陆来港，供职香港真理学会，隔壁有个思豪饭店，隔不上三天便有一个书画展览，我常溜出参观。虽然也有几个画展不大像样，但大多数很好。这是我在大陆时所难履足的眼福，也是流亡生活中意外的奇趣。1950年春间，多慈自台湾来香港，举行画展，也以思豪饭店为会场。这一次她展出国画五十余幅，油画水彩二三十幅，素描十余幅，还有若干幅的书法。我可说这是思豪饭店自有画展以来，最为热闹的一个，整个香港都轰动了，每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，几乎踏破了饭店的大门；也是最为成功的一个，展出的百余幅作品，除了非卖品以外，都被订购一空。

回忆黄山狮子林的相见，前后相隔已十四年，我们画家的天才已到完全成熟之

境。西画造诣固高，国画的笔法也已脱离了她老师窠臼，而独树一帜，并能作多方面的发展：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翎毛、虫鸟，无一不能；工笔与写意，也兼擅其妙。书法摹王右军，及怀素四十二章经，刚健婀娜，富于神味。动物中她最喜画鹅，有一幅非卖品的《丰丰牧鹅图》乃一小横幅，鹅十余只排队前行，伸颈舒翼，顾盼长鸣，姿态各异，栩栩欲活，其后一小儿挥鞭赶之。丰丰乃画家长子小名，牧鹅大约是当时的一桩实事，图后有画家之父所题小词数首，而由画家手书，家庭乐事，令人欣羡。今日台湾梁鼎铭三兄弟以善画马、羊、猴著名，林玉山善鹤，林中行善猫，多慈之鹅亦称一绝。我常援诗人“郑鹧鸪”“崔黄叶”之例，戏呼之为“孙鹅儿”，多慈亦笑受不以为忤。她现在又喜画台湾名卉蝴蝶兰了，我或者会再送她一个美丽的名号“蝶兰”。

多慈听说那时我亦在港，画展完毕后，本想和我一见，不知为什么事耽搁了下来，及我多方探听到她的住处，想去拜访时，则她已返台多时。我心中深以失去那一晤面的机会为憾。

1952年，我自巴黎回到台湾，应省立师范学院之聘，多慈那时正忙于赴美观光。她在本院第六宿舍楼下有一间画室，学校本派我住楼上，我因不便，托人与多慈相商，暂将这间画室让我，等她回国再迁。蒙她慨然允诺，因来交钥匙，于百忙中尚来访我一次。这回她已不再是黄山时的女学生，而是一个盛名之下的画家了。但她还是那么年轻，那么漂亮，那么甜蜜。光阴和频年战乱的忧患，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什么痕迹。艺术家烟云供养，善葆天和，每多克享期颐之寿，驻颜亦其自然结果。那些终日追逐声名利禄的人，膏火熬煎，自戕年命，同陆地神仙一般的艺术家比较起来，未免太可怜可笑了。

多慈出国年余，及其归来，我楼上的那间房子已被别的同事搬入，我所许归还画室之语，竟成虚话。她家人口众多，住所逼仄，无处可以作画，但她对我从无怨言。她对待朋友之宽宏厚道，也是天生美德之一端，至足令人感念。现在第六宿舍有一

家同事搬出，剩下两间房子，我们向学校当局申请到手，我住了朝南的一间，她以北房为其画室，每天都来作画，杰作源源产生。我本爱画，每天看她挥洒，精神至感愉快，并且愿意从她学习，她也乐意收我这个笨拙的弟子。但所恨者我每天杂碎文债，打发不开，虽然有这样一个好艺术家住在对面，荏苒数月，尚未开始画得一笔。何时我才能摆脱这被动的膏火熬煎之苦，而分享点陆地神仙的乐趣呢？说来惟有长叹而已！

多慈本是学西画出身的人，素描称国内第一手。她的西画是纯粹的正统派，赋色沉着，笔法细腻，给人以一种庄严深邃的感觉。游历欧美时，看了不少现代画家作品，她当然不免受了若干感染。在巴黎时她喜去的地方是巴黎印象画派的陈列所。印象派大师莫奈（Monet）德加（Degas）雷诺阿（Renoir）的作品，尤为她所心折，常徘徊其下，久不能去。她对毕加索仅欣赏他某一时期的作风，至于毕氏最近十余年之矜奇吊诡，走入魔道，则为她所深恶。意大利邦贝依古城的壁画给她的启示最为重大，这在她前冬返国时对各报记者发表的谈话已经提及，现不赘叙。

她目前作的西画，奔放的笔意，多于矜严的设色，作风显有改变。但她艺术修养既有相当的高深，也决不至因步趋时尚，迎合庸俗之故，而走到那卤莽灭裂的道路上去。她以后的路线大约是要以国画空灵的意境，渗入西画质实的造型，而又以西画写生的技巧，补救国画过于象征，脱离现实之弊。似她这样对于国画西画均曾下过功夫，天资又如此高朗，将来一定可以融汇中西，产生一种新艺术，为祖国的光荣，供国际的取法。

拉杂写来，不觉写满了六张稿纸，可以向《幼狮》编者交代了。至于读者们或者批评我：所见浮浅，不足以尽这一画家之美；或者骂我：狃于私交，阿其所好，胡乱替人捧场，我一概不管，我只把我所感受于多慈者，如实写出，便于愿已足了。

（选自 苏雪林《归鸿集》）